



中山书林
远东图书策划

史立成文集

——从普通一兵到传记文学家

史立成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史立成文集

——从普通一兵到传记文学家

史立成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立成文集/史立成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8

(中山书林/陈德民主编)

ISBN 7-5034-1838-9

I. 史… II. 史…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7026 号

史 立 成 文 集

著 者: 史立成

责任编辑: 于保政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江苏如东县文华彩印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30 1/32 插页: 6

印 张: 13. 字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838-9/G · 0393

总 定 价: 200.00 元 (全套)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由承印厂负责退换。



1965年冬，新
华社平壤分社
同志在千里马
像前合影。

1973年国庆节
于拉萨布达拉
宫前，右一为
本文作者史立
成。





1945年野战到山西孟县留影

与文学大师巴金在朝鲜前线
合影，1953年11月于朝鲜西
线某地，





2003年春节老夫妻合影



2005年七月（八十岁）在北京莲花池公园留影



2003年1月29日老夫妻与儿女过春节留影



2000年孙子女辈合影

从普通一兵到传记文学家

——自我简述 80 年

(代前言)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今天我八十周岁了。1937 年冬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担负过基层党、政、军、文和新闻工作,双足踏过祖国除港、澳、台外各省、市、自治区大地,如今过上了社会主义的小康生活。

我 1925 年 1 月(农历 1924 年 11 月 30 日)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东关一个贫民家庭。生父早逝,母亲刘文琴千辛万苦哺育儿女成长。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靠亲戚救助。继父史玉琨在保定第二师范当伙夫,挣点钱度日。不久,随继父回满城县东马村。七岁入本村国民小学,边读书边做些农活(除草、送粪、浇水、拔麦、收玉米豆子等)。小学老师叫边其焕,又名边尧章,满城县南小固店乡的人,是一位共产党员,常领学生唱《打倒列强,除军阀》,讲了好多爱国英雄的故事。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日本强盗大举侵略我国。三叔史玉山遭日军杀害,继父和二叔史玉国领我参加抗日活动——宣传救国,挖工事支援前线,以学练少林拳术联络组织抗日游击队。这年冬天一个夜晚,继父和二叔突然遭汉奸特务杀害。乡亲们同情、救助我家老小,勉强维持生计,继续抗日活动。不几日,本村刘正贵、刘二贵兄弟俩在当地联合组成抗日游击 45 大队,母亲亲自送我和哥哥立纲跟随队伍离家去“打游击”。第二年立中弟弟也参加了八路军。这时我将近 13 周岁,身材高大,腰跨一把刺刀两颗手榴弹,后背步枪。1938 年春,游击

队编为河北民军第七路军第十二连,刘正贵为连长。主要驻地满城市头村、西庄、神星、徐水大王店,易县塘湖、大北。1939年1月,七路军接受改编,刘正贵率领我们这批满城县的子弟兵正式编入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游击军九大队。不久,他回满城扩军,遭汉奸告密,被日寇杀害,头悬南关数日,乡亲们偷走埋葬,称其为抗日英雄。

我第一次参加打硬仗,是1939年春节期间,在唐县大长峪。为粉碎日寇“扫荡”,袭击侵占唐县大长峪的日军。攻击中我右臂负伤,到驻唐县豆铺村的野战医院养伤。这年夏秋,在驻唐县侯各庄的教导大队受训半年,回大队任班长,主要驻地唐县北店头、西显口、魏庄、唐梅,阜平县平阳、曲阳县武家湾、磨子山、宋家庄。连队指导员邹大纲,是从陕北公学毕业来到敌后战场,他讲政治课浅显易懂,对人启发教育大。

我第二次负伤是1940年秋季反“扫荡”中。这年夏,我所在的九大队参加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役,攻打望都城南关车站;敌军进行反扑,随之对冀西进行“扫荡”。我大队转战至曲阳张家峪一带,遭侵占灵山、武家湾、平阳之敌围攻,部队受到损失,我头部负伤,嘴唇被打豁,伤势较重,群众将我抬到唐县东唐梅山村隐蔽治伤。伤愈归队。1941年游击军整编为两个团,我奉命到抗大二分校三大队三队当文书。

三队队长彭运光,河北保定城内东街人,指导员杨明是东北人。他俩是和抗大二分校来到晋察冀军区的,随三大队到三分区驻唐县葛公村、张各庄和南北洪城。这两位领导人对我关照多、教育多。并直接给我讲社会发展史及抗日救国的前途,还让我给学员上文化课。我至今还怀念这两位有着延安作风的干部。

1942年初,我奉命调至曲阳支队二队任司务长。当时,二队经常活跃在曲阳“敌后的敌后”——沿曲阳至定县公路两侧打击小股敌军、瓦解伪军、铲除汉奸特务、掩护路过敌占区的干部。一般白天隐蔽在“堡垒村”,夜晚出来活动,还协助敌占区的村干部开展群众工作。经常住的“堡垒村”有:曲阳城西的晓林村、杨砂侯、沙城,城南的东诸侯村、东邸村、文德村,城东的高门屯、程东旺村,城北的上河、辛庄、孝墓村等。这样,我们这个队是“武工队”型的连队。我们二队和一队、三队轮番深入敌占区活动,一般活动四个月轮换回根据地山区休整。

休整地在曲阳北部山区的宋庄、武家湾、上下阁儿村、南北水峪村。在“武工队”型的连队当司务长，傍晚先出发去预定宿营地“堡垒村”，联络村干部准备好住房，第二天的粮食和菜蔬；待到后半夜连队执行任务后到达，便安歇了。所以我在敌占区单独活动多，而且与好多区村干部认识，（他们当然认识我），交了不少朋友。连队饮食所用粮食和菜蔬，有我签“借条”，由村转区，区转县，县转到支队供给处结算。

在曲阳支队一队、二队各担任司务长一年多，受到指导员王庚印、刘鸿钧、张国栋教育和帮助很多。所以，在1943年3月由安木林、李光耀二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直接的接受党的教育，进一步明确和坚定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决心。我的新闻生涯——也就是写新闻通讯，是从曲阳支队开始的。在晋察冀军区《子弟兵》报上发表的第一篇稿子，是在1942年夏天，我到敌后杨砂侯活动时，一位区干部亲口向我讲述的事。——他清晨背粪筐去探敌情，正碰上—一个伪军士兵背着枪沿公路走来。他迎上去问他去哪儿？他回答去沙城据点。这位干部向前拍他肩膀，随手用短枪顶住他的腰，叫他乖乖的缴了枪。干部教育了他一通，叫他不要再做汉奸。我将此事写成《巧计夺枪》小稿，寄给支队政治处，政治处转到分区宣传部。当时，新闻干事叫姚远方，他一面将稿子寄《子弟兵》报，一面写信鼓励我，叫我多写“敌后的敌后”的斗争故事。一下子，激起了我写新闻通讯的热情，两三年内，写有：《夜战晓林》、《嘉山北联村战》、《曲阳城郊捉敌军》、《背枣》、《连战在曲阳城下》等。一时成了《晋察冀日报》通讯员、《子弟兵》报模范通讯员，有人称我是“司务长通讯员”。

1945年春，担任曲阳支队供给员的我，受到党组织委派，到三分区党委和三专署地委合办的党校学习。读延安整风文献，写自传，以增强党性为基本要求。同学里，熟识的有：丁铁峰、薛毅、董延春、张博儒、赵晋友、王惠敏、张丹桂等。

八月里，菊花香，庆贺抗日战争胜利喜洋洋。党校的学员们从驻地——唐县稻园村到相邻的军城与群众联欢，人人喜笑颜开。

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蒋介石却打来了。解放区军民愤怒的加紧备战，打击进攻的蒋军。晋察冀军区三分区部队正向保定、望都、定县方

向开进,接受日军投降,收复平汉路中小城市,忽然接到迎击胡宗南军沿同蒲线、正太线北犯的命令,遂组成第三野战旅西进正太路方向。在三分区党校学习的军队干部被召回部队,我奉命到野战旅供给处去任供给员。临离校时,同学们恋恋不舍,互致祝愿……

第三野战旅从唐县和家庄一带出发西进。途经曲阳青山、葡萄口,阜平平阳、王快,灵寿县陈庄、平山县洪子店,爬上晋、冀交界的十八盘,入山西省孟县城,进至寿阳地区,同蒋军连续战斗数日。随后转到平定、阳泉。这期间,旅长李湘,副政委陈宜贵签署命令,任命我为野战旅兵站站长,率运输队、卫生连随军转战。由于我责任心不强,办事不细心,在给卫生连发放钱款时,差了300多元,心中悔恨。可是,并没有悔恨自己的错误,却是悔恨这后勤供给工作太危险(容易算错账,丢失钱物,遭偷盗等)。所以,我向领导上提出了“宁可去当战士打仗,也不再干这供给工作”。旅长、副政委找我谈话,让我吸取教训,把兵站工作做好。可我坚持说:“不干这工作了。”第二天,组织科长郭玉峰(即“文革”中任中组部部长的人)劝说我,我还是任性的要求离开供给工作。结果,旅部下命令免了我的兵站站长一职,去警卫连当兵。当时,我仍然不认为自己犯了错,反觉得轻松许多了。在警卫连,老战友张博儒、许士才来看我,勉励我,我十分感激。

党组织关心我。在随野战旅转战到正定附近时,领导上叫我回三分区政治部驻地——唐县北店头,向组织科报到。副科长张芮萍同志叫我先到教导大队政治队学习一段,再另分配工作。真使我心里热乎乎的,有学习政治工作的机会了。政治队指导员毕建章,一次同我谈话,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我是曲阳城南关人,读过你在曲阳支队时写的一些新闻通讯。你只要吸取过去任性、粗心的教训,去掉这些缺点,会在政治工作上,尤其是新闻工作上有作为的。”感谢毕建章真诚的鼓励,我便努力地学习政治工作内容和传统。自感思想开阔,深深铭记党组织的关怀之情。在学习的两个多月里,每天都感到阳光明媚,那么温馨,那么沁人心肺……

一天,毕指导员高兴地告诉我:分区政治部调你去宣传科当新闻干事,为军区报纸写稿,还编辑分区油印的《战斗报》。组织上要在新

闻工作上培养我成长啊！我便加倍地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天天读报纸，从中学习写作。同时，到团队采写了《连队生产小景》、《一只马四环》；到唐县王京车站西乡写了《血泪的控诉》，揭露蒋军在平汉线烧杀抢掳；到曲阳大队了解政治课情况。还与魏志新合写了河北梆子剧本《打虎狼》，剧情采自定县西乡军民活捉蒋军连长的故事。此剧曾在完县、望都一带农村演出。

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围攻中原，进攻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解放区，大举运兵登陆秦皇岛，向东北抢夺城镇。晋察冀军民纷纷组织反击。这时，三、四分区机关合并为三分区，我被安排到完县大队一连任指导员，又开始了与战士同甘共苦的战斗生活。连队在完县城东南二十余里的王各庄、北城一线警戒、监视辛庄、方顺桥之敌。对面敌人是受蒋介石改编的伪军，战斗力弱，龟缩据点中不动，数月无战事。大队长葛占龙、副政委曹凯对我关心，准我回家乡探望母亲。我白天赶路，夜晚回到离别八年的家，苦命的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一眼便认出了她的儿子，抱住痛哭流涕，喃喃地说：“见到你了！你可回来了……”她不诉说她八年受的苦难，而连问我身体好吗？没受过伤吧……妈妈孤苦伶仃，瘦弱多病，还要防备日、伪军迫害，每天担惊受怕，显得格外苍老。我在妈妈怀里流了泪，心绞作一团似的沉重而疼痛。也就从这天晚上母子久别重逢起，我有了找媳妇照料老母亲的想法。本村有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地下做青年妇女工作积极热心，她表示愿意照料老人。可她父母却说：“朱（她姓朱）吃屎（我姓史）”，将她强嫁去外村。

党组织关心我的家境，准假找“对象”。通过地委党校的同学——部队的张博儒，曲阳县的张丹桂，完县武装部的田晓东，选择能照顾老妈，又是干部的姑娘。几经“物色”，选中在完县四区（靠近我家乡）妇联工作的、曾经当选完县劳动英雄的齐金凤同志。当时，我已调至晋察冀军区野战独立二旅政治部宣传科当新闻干事。旅长阮平、副政委许诚、科长李冲，很快就同意了我的“结婚报告”，1947年农历正月16日与金凤成亲。解放战争期间，她几次步行30多里去看望孤苦的老母亲，我感欣慰，我生幸运。

从完县大队调到野战独立二旅是1946年秋季。为粉碎蒋军向解

放区的进攻，独立二旅向石家庄至保定间的平汉路城镇发动进攻——发动了炮轰新乐北青同镇据点，攻打新乐城，攻占王京车站，解放保定西南的江城，炸毁石家庄外围据点等战斗。我随战斗团营采访报道，连续写出通讯《连战黄家庄》、《六个堡垒》、《攻占王京》、《解放江城》、《炸毁故城据点》、《英模大会访英模》（在灵寿县开的），登在《冀晋日报》上，报上给我冠以“前线记者”称号，从此与记者结下“情缘”。在此期间，还写了文艺特写《一朵大红花》，歌颂战斗英雄安傻子，登在诗人曼晴编辑的《冀晋文艺》上；还写了诗歌《年少成英雄》、《英雄刘进良》载于《冀晋子弟兵》报上。发表园地通畅，写作欲望增强，促使我开始热爱写作。各种题材都想尝试，成了小小“杂家”。更爱读报读书，心想“自学成才”。

随着解放战争发展，部队整编，独立二旅在徐水大王店西黑山改为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旅。旅长曾荣堂，政委李志明。春天，部队参加了正太线微水至娘子关攻击战等。随即转向东指，在冀中腹地定县、安国一带休整。学习中央关于土改文件，进行“三查三整”，连队开展诉苦运动。我到连队听取“解放战士”诉苦，贫雇农家庭出身的战士诉苦。听了军属刘二香的血泪家史后写了一首《刘二香的苦水及怒火》长诗，感到写得散乱，没有发出。

1947年6月，部队突然奔袭天津以南沧州至青县城镇的守敌。我十二旅直指沧州，配合友军主力攻城。守敌惊慌外逃，北逃一股敌军为我旅全歼，沧州解放。这时，纵队《前卫报》主编冯征同志来电话问我：“你旅有何战绩？”我立时把了解的“沧州解放，逃敌全歼”情况在电话上报告给他。他将我报告的情况一一记下，稍作编辑，登在了报纸之上。

我十二旅转至河间地区休整。不久，投入了大清河北战役。四纵队围攻管岗一带蒋军主力十六军守护的据点，敌军固守不出，参战的民兵化装偷袭敌军阵地，搅得敌人日夜不能眠。蒋军五个士兵趁夜色到据点外打水，被随军的民兵抓获，缴了他们的卡宾枪。我将此事写成新闻发到《晋察冀日报》。不几天，就登载于报头侧边显著位置。

1947年夏秋之交，部队连续在保北一线作战，并且打下了徐水

城。10月间,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向西行动,而且日夜兼程。我旅当时从任丘出发,真是两腿不停的赶路,沿路群众烧开水,煮鸡蛋,塞花生,叫指战员们边赶路边吃边喝。消息传得很快:“蒋介石把第三军从石家庄调出来了,快去吃掉它啊!”“唐河边上抓住罗历戎,就是大胜利!”战士们脚上磨出了血泡,浑身汗湿军衣,两脚麻木,仿佛靠惯性向前跨步,但谁也不停歇,也不愿停歇。两天一夜急行250多华里,大军在清风店地区包围了蒋军主力第三军军部和两个师。十二旅的任务是歼灭西南合村之敌。炮火连天,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如电闪雷鸣。枪炮声一停,我随34团指挥员奔入村内。硝烟弥漫、墙断壁残,想见巷战拼杀激烈之情景。我采访了指挥员和战士们,当日写出《西南合巷战歼敌》通讯,寄往《前卫报》和《子弟兵报》。

清风店大捷后,部队在定县南区李亲顾镇休整,因外痔发作,行军不便,旅政治部领导批准我入野战医院动手术。医院先住北内堡村,后移深泽县西固罗镇。治疗期间,固罗村镇干部为军属老人送殡安葬,感到此事会鼓励前线战士的士气,并增进军民团结,便写出了一篇两千字报道,由村干部送往《冀中导报》,不几日登出了。因为我住院治疗外痔,没有参加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至今为憾事。

临出院时,接到部队信息,叫我到完县、满城一带寻找大部队。经安国县大五女镇一直北上,经过望都城(已解放),当天赶到腰山见爱人齐金凤。她任区委干部。细打听,得知大部队在满城至易县之间集结。便赶到家乡东马村,正好赶上十二旅35团,得知旅部住满城县大栅营镇。归队见到李冲科长。他鼓励了几句。从作战科科长王克非外出所得情况,写出《保定城的慌乱》通讯,他看后说“是实情”,寄给《察哈尔日报》(当时易、满、徐地区归属察哈尔省领导),登出后,据说起了“迷惑敌人作用”,使敌人误认为大军要攻打保定城。

其实,大军连夜奔袭察南。广灵城、蔚县城、代王城、西和营、桃花堡、阳原城、化稍营同时打响。十二旅攻打代王城。我和摄影记者杜铁柯随35团突击连先攻入镇内,后强攻碉堡据点,夜黑至天明,将敌近两个营全歼,俘敌约500人,在战场上写出《解放代王城》通讯,还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了几幅俘虏群、群众欢呼等场景。通讯登于《察

哈尔日报》、《子弟兵报》，两张照片登于《晋察冀画报》。心里乐滋滋的，感谢杜铁柯指导。

察哈尔南部多山川河流。人民群众常年遭日军、伪军蹂躏。日本投降后不多久又遭国民党军警欺压，当时对我军认识不佳。我们住蔚县和涿鹿之间的桃花堡镇时，房东多不露面，街上有的人沉默寡语；干部战士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注意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政策，渐渐关系好些。

1948年3、4月间，春寒料峭，察南属塞外气候，河水冰凉。我旅奉命从桃花堡出发，徒涉桑干河，奔赴怀安、天镇。桑干河水刺骨；向前运动中又突遇暴风雨，将浑身衣物、武器全部打湿。我们旅政治部的干部手拉手向前摸着走，前面走走停停，一夜间只走了十几里路，未达到指定作战位置。后接到命令撤回原驻地桃花堡休整。自抗战后期有了写作兴趣，书包里经常装着报纸、书籍，有空便学习论文、文学作品、通讯报道，提高党性修养，文化水平，增长各方面知识——过去只上过小学，如今在“八路军大学”里受党组织教育，受报纸、书籍熏陶。罗立斌主任、李冲科长都是知识分子，常常对干部们有所教诲，自学的劲头经久不歇。那期间热爱读的书有古典小说、苏联文学作品（如：《日日夜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伯阳》、《坚强的人》等）。有仓夷的《无人地带》；杨朔的《望南山》以及田间、魏巍、张志民、贺敬之的诗歌。过桑干河时被暴风雨打湿的书包里就有几本书，在桃花堡晒了两天多，幸好不缺页。越自学越感到水平浅薄、知识缺少，想写出让人值得读的东西，真该不断学习，到火线去采写。

东北战场连传捷报，大军将围攻锦州，打辽沈战役。华北大军奉命挺进热西冀东，在平（北平）承（承德）铁路沿线和北（北平）宁（辽宁）铁路上攻打蒋军，不让其出关增援。我十二旅自桃花堡、大堡、石门出发，向南攀越灵山。穿森林、踏荆棘，悄悄插到京西的斋堂、龙门涧、沿河城、雁翅镇。稍休息，又连夜北上，半夜到镇边城，部队较拥挤，村中只有一口井，只好忍饥挨饿。身背的米袋5斤重，从中掏出半把小米含入口中，靠唾液润湿慢慢嚼碎咽下。部队在下半夜急速翻越北平、河北交界的云岭，快步跨过康庄至怀来之间的平绥路。耳听得

康庄、居庸关、南口一带枪炮声连成一片，而我们未遇敌情。拂晓进入延庆县西北大海陀山路。沿山路继续向东北方向赶路。将近中午，三架敌机沿着平川西坡、北坡盘旋了两圈，向北平飞去，看来部队行动没有暴露目标。这天急行军到达古老破旧的永宁城——这里古时曾设置为县治府衙，这时荒凉、破烂不堪，人烟亦稀少。旅部在古城内休息一夜，天亮起程奔四海镇、珍珠泉乡，此处更显得荒凉，原来这一带就是仓夷同志所写《无人地带》报告文学的地区。心里既酸楚，又痛恨日寇的暴行，特别敬佩坚持在这一带抗日勇士们的大无畏精神，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我还读了几遍仓夷这篇报告文学，每读一遍浑身都增添新的力量。决心跟党组织勇往直前，开创工作业绩。

不停地连续急行军——穿过抗日时无人地带，翻越燕山的山山岭岭，绕过长城要隘古北口，跨过滦平县两间房镇一带荒坡野岭，再攀越兴隆东北部的大森林，直达遵化县城东的靠山庄地区备战，准备出击。

1948年6月12日，四纵队突然向丰润城、榛子镇、野鸡坨、任各庄、沙河驿之敌攻击。我十二旅35团和36团主攻野鸡坨。34团攻沙河驿时，敌已闻风逃遁。李冲科长带我们几人随旅前方指挥所隐蔽在野鸡坨北面小山的栗树林内。栗香扑鼻，夜静无风；后半夜枪炮声、爆破的炸药剧响，震动大地。天破晓，传来歼敌正规军一个营、迁安县还乡团和迁安县国民党政府近800人，残敌300余人钻入栗树林逃向古冶镇。我快步进入野鸡坨村镇和西南角小山坡上的碉堡群据点。碰上突击营教导员刘雄州，他叙述了攻克据点的战斗过程和爆破组成员。又访问了两位连长，战斗通讯构思形成，便就地写出《野鸡坨敌人的毁灭》通讯，次日登在军政治部《前卫报》上，兵团《子弟兵》摘要转载。这是转战冀东第一篇报道。随后我旅途经迁安城、卢龙，出击滦县至昌黎的石门车站。战斗不激烈，收获不多，写不出扎实的内容，作罢。及至我12旅于7月20日攻占香河县城，歼敌正规军一部，进城部队纪律严明，群众赞誉，这才写出第二篇通讯《攻占香河，纪律严明》，登在《子弟兵》报上。

东北战场胜利越来越大，华北大军将(北)平承(德)路，平绥路，

北宁路打断又打断,搞得傅作义军队调来调去,狼狈不堪。秋收时节,我十二旅配合友军攻击三河县城,守敌丢盔弃械,趁黑夜逃去通县,我随追击连队至燕郊镇地区。回旅部驻蓟县南关东部居民区十余日。本想写点冀东见闻,练习散文;可转移到山水相连、果树连成片的平谷县黄松峪,旅党委决定把我调离宣传科,担任旅政治部秘书,忙于政治部的杂务和书写事宜。幸好,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立斌是个喜欢政论、文学与写作的大学毕业生。抗日战争时,他曾做过肖克司令员的秘书,平西军区宣传部长,经常写诗歌、散文和歌词。所以他鼓励我们:“年轻人应该会写东西,多写东西,成个写家,这对部队建设很重要!”

金秋令人喜悦,捷报四面传诵。我十二旅司、政机关驻平谷黄松峪半月余,三个团分头攻击平承路上的顺义、怀柔一带的城镇、车站、据点,还逼近顺义至通县的敌军防线。因为担当旅政治部秘书,未能深入前线采访。10月秋风凉,部队奉命插向北平西北十三陵地区。出发在夜间,从石匣车站越过平承铁路,绕过怀柔城,进入慕田峪,沿长城下的山谷过渤海镇,第二天中午到达黄花城。美丽的山川溪水、城寨,令人陶醉。急行军不得留恋胜景,快步赶到昌平县长陵北面的黄泉寺。前方团队当夜破击南口至昌平城的铁路,还攻打沙河镇,迫使昌平守敌不敢动,守北平城的敌军也没有动。连续三天三夜,我十二旅在昌平地区打打停停。旅部的机关干部乘机游览了长陵——破旧的陵园仍然雄伟壮观。

完成破击平绥路南口、昌平的铁路任务之后,我十二旅从长陵出发,钻入一条深山峡谷向北急行军。两边石壁如刀削,谷内一条河水潺潺南流。大军经过麻峪房、石洼沟、延庆莲花山、永宁城,在佛爷峪宿营。而后经察哈尔省赤城县的鹞鹑堡、三岔口、龙关、田家寨,向宣化、下花园、新保安、土木、沙城一线出击。

东北大军已经攻克锦州,辽沈战役胜利进行。这时候,蒋介石在北平与傅作义密谋的偷袭石家庄的计划在紧急实行;调兵遣将从涿县、徐水、保定蠢蠢欲动。这时候,我十二旅的兄弟部队已经奉命跨平绥路向南疾进,去粉碎蒋军偷袭石家庄的阴谋,歼灭敌人。这时候,